

卷上

小酉腴山館文鈔



830904

同治甲子仲冬古連

道傳澤鴻署首

吳桐雲舍人文集序

子交桐雲舍人京師。狀若魁梧，磊砢而粹。然儒者熟儒先理，語頗能用文辭發舒。嗟乎士蔽於俗學久矣。古之學者，達天人性命之旨，知語默動靜去就顯晦之宜，默而識諸心，顯而措諸事。寓諸文，文足以舉其理，事足以載其文。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文之所以立，則知德矣。而於今人，何有哉？舍人克己繕性，以爲學，而施之於文，舒徐暢朗，其於辭也，達其得於趣也。深予旣諗其賢，樂就之爲友，讀其文而證其小酉廨山館文鈔

序

爲人，又益以賢君也。會予以病乞歸，舍人曰：吾居京師十年，學而無與爲徒也。文而無與相發明也。子歸而吾道益孤，請以吾文序之。嗟乎！子何以序君文哉？孔鮒有言：吾爲無用之學於世，知吾者爲友。是以聖賢退而著書，離騷作而綴文之士興。老莊列文之徒，俶詭相激，以大翫於辭。予與君生逢多故，其行次且，其志沮，則亦繕其身與心，考之於言，以自鏡焉。故有以無用全天地之大用，非予與君今日之事乎？東坡自論著其文數十篇，可當著書，是其足以自憲也。舍人常有歸隱之志，因序

而招之湘陰郭嵩燾

小酉廬山館文鈔

序

二

序

余既爲桐雲詩序桐雲復使序所爲文憶在都時王少鶴樞部以一編見示且拊書曰近日爲古文詞者得一異才不可不令吾子見之急展視則桐雲之文少鶴所評鷺屢嘆爲天才而自以爲弗能及者余讀之愧汗不能自已蓋余與少鶴同受文法於梅先生少鶴功專而力銳余牽吏事又雜好說文聲韻之學以是少鶴所業遂遠過余少鶴評桐雲文當矣其自謂弗如疑若稍過實者顧少鶴之文淬厲精潔而出以平夷紆徐時使人小酉腴山館文鈔

一

得其妙於語言文字之外桐雲則稱心而言踔厲迅發如潮水驟至排山嶽浴虛空而不見沙礫又如千金駿馬驀坡注澗馳騁於羊腸蟻垤之途而折旋不失規矩蓋姚惜抱先生所謂有得於陽剛之美者梅先生亦嘗歎爲天資所不近求之並世又未得其人而桐雲之文適近之則少鶴所推挹實出於慕悅之誠非溢美也略以古人相舉似少鶴近歐陽子而桐雲近韓子有識者當能辨之余交少鶴二十年自知文不逮少鶴未敢爲之序也況能序桐雲哉今年至臨淮得盡讀別後文則

於人心風俗之類敵兵勢之強弱餉精之盈絀賊情之
虛實皆如燭照數計而一一發之於文蓋文境又一變
焉幕府龔君智軒知文而深自韜匿聞余言而私於桐
雲曰吾若能爲文當有以序子夫文章經濟道學之判
而不復合也久矣士大夫當承平時周旋臺閣以文雅
相尙遇小事變輒縮手橋舌莫能畫一策贊一詞又或
薄涉儒先理學之書卽高自標置視天下事爲不足爲
有以民生利病之說進者率目爲近功利而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宜乎盜賊蠱起兵事委之椎魯之夫餉事委
小百腴山館文鈔
二
之貪猾之吏文人學士皆爲高閣無用之物而天下事
幾至於不可爲桐雲內行粹美熟精宋五子以來諸家
之書又屢贊戎幕習兵事而皆能達之以文是桐雲之
文自有其可貴者而派別所自與功力之淺深皆略而
不道可也桐雲旣遜謝之以其言諭余余曰是足以序
君之文矣因錄而歸之嗟乎惜抱遠矣計桐雲入都之年
實與梅先生相接而惜乎先生之終不及見也悲夫同
治癸亥六月代州馮志沂序

余以布衣遭際

聖明自領偏師轉戰江皖粵浙之間擢藩兩浙疏疏然以不學無術爲懼治事之暇游觀書史藉以涵養性情擴其識見雖案牘勞神未能深探闡奧然心竊慕之回憶先大父青軒公兄弟四人學問文章爲世所推重所著莫如樓詩文集傳誦徧士林至今稱四蔣不衰而余不肖無以上承先人之澤良足傷已今年冬奉

命護浙撫篆

左宮保爲余言

桐雲先生之才之學

而又洞悉乎時事得失與夫軍政利病特延而致之以

小酉腴山館文鈔

一

就商其可否因得拜讀其所著小酉腴山館文鈔始知其根柢深厚體用兼優爰付棗梨以公同好嗚呼今

天子求賢若渴以 先生之抱負如此行將出其所學以大用於世余知興利除弊必大異乎時俗之所爲而不徒以文字著也惟自憾先大父諸昆仲矻矻窮年終不能藉手有爲以一抒其蘊蓄余雖倖蒙

簡用而又學術疎淺無以上報

主恩此則讀

先生之文所爲慙然愧愴然悲勃然奮

發而不能自己也同治甲子十一月湘鄉蔣益澧

評跋

楚南吳桐雲先生負經濟才襄校來瀋相得甚懽凌川校士之暇出大箸見示激昂慷慨多能道其所得因縱談時事歛歔不置噫余老矣烏倦知還無復承明著作而以先生之珠光劍氣必當有用於世又以下世道之無往不復也言爲心聲請以余言爲左券咸豐甲寅新正念八日南皮振之弟張鏞讀於凌川試院

詩文須本性情不則刻木翦綵殊乏生氣然必天分既高工力又深而後出之方能包括闊深醞釀醇厚古人

小酉峽山館文鈔

二

所謂譬如食蜜中邊俱甜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大箸性情獨至發爲天籟如道家常語語眞摯時足使人心惻至其援引古今亦復瞭如指掌具此鴻才何難睥睨一世抑聞學與年進厯觀古人文集多中年以後之作閣下春秋方盛從此益培其本以漸至於古之立言者蓄之愈深則傳之愈遠石室名山不朽斯在卽以此日少作基之何如咸豐庚申祀竈日愚弟王茂蔭頓首拜識桐雲尊兄同年全集不爲尋常語深得古人神理余聞桐雲名而未得常相見迨同直又多公事不能多談今

春桐雲以薦赴皖營瀕行出示詩文集讀之益見所未見桐雲年未四十而所造如是烏可諒其所至耶咸豐辛酉三月中澣曲阜弟孔憲彝拜讀

吾鄉素多論文之友亂離之後大半散亡客游南歸方深孤陋之感而忽讀大文不啻與古爲徒也文士積習最患馳浮名而墮實修務爲高言而不求實用桐雲根柢性情之學而尙氣誼重節義講經世之學而不迂拘講文章之學而不失繩墨義法信乎其爲益友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予論學論文大抵有似於吾桐雲小酉廬山館文鈔

四

皖江客寓

久聞桐雲先生學有根柢文有義法恨不得相見今得讀全豹信乎其爲有道能文君子也桐雲文以義理經濟性情行誼爲本願君實其言則文不靳進而自進矣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願共勉焉宗誠又記

筆情天出而學識足以副之其掃除凡近則由所學者正大故也草檄磨盾徑德不廢此道益使抗塵走俗衰

茶白麋者惟有愧汗同治元年四月弟王拯拜識於京師邸寓

桐雲仁弟示以所爲古文屬爲評識久從征役故業已荒輒就尤愜鄙意者各識數語於篇末不能當也同治元年壬戌十月曾國藩記

桐雲觀察之能文二年前余友王少鶴卽爲余言之今相見安慶軍次持示舊文四卷沉著雄厚論者以爲得力退之誠然將別又以新作數首見示則清微妙遠又近永叔震川蓋意境又一變矣今日吳楚諸君子從節

小酉峽山館文鈔

五

相游者文章之士甚衆予頗得而交之如毅甫之奇逸存之之樸實小耘之詳盡皆余師也今又得桐雲可謂交游之幸也已同治二年九月瑞安愚弟孫衣言拜識數承郵示近作每進愈上此卷於字句間更較前爲自然簡淨顧聞之先輩論作文之法有云字字有出句句自造篇篇變局事事搜根竊嘗以謂文章能事盡於此四言中輒寄以與良友共相勉焉造句是文人事然易言修辭可見聖人不廢不如是則其理不出且無以免勦說雷同之蔽也何如同治二年冬十一月馬平王拯

記於京廬

小酉腴山館文鈔

六



吳桐雲先生
四十八像



澤鴻謹識

壯而并強
而位能文章
達政事
身為度窮性理
腹有書
通經史
佐中興
用君子
得其人
天下治

同治乙丑閏夏朔

楸人



小酉腴山館文鈔目錄

卷第一 十五首

擬上時政書

送張鵠臣試吏保定序

魏子亨聞山游草跋

九梅村居士詩集序

舒烈婦傳

贈盛京協領成奎元序

先父行略

小酉腴山館文鈔

目錄

先母行略

彭勉吾題跋舜卿小詩卷書後

易問齋先生丙丁集詩序

張太常家傳

與左季高郎中書

祭國子監典簿銜候選知縣韓研仙先生文

石蘭泉墓誌銘

彭勉吾傳

卷第二 二十二首

劉海峰難言書後

讀張耳陳餘列傳

讀孟嘗君列傳

讀平原君傳

書陳頌南王母陳孺人傳後

誥封奉直大夫內閣中書王君墓表

夏貞女傳

夏峰孫高陽少師墓誌銘書後

讀孫夏峰仇雪廬孝子傳

小酉腴山館文鈔

目錄

書田敬仲完世家

易烈婦傳

大父贈奉直大夫內閣中書加四級相周府君墓

表

談孺人傳

贈易笏山序

范月槎詩集序

羅光詒光詔傳

答胡宮保書

徐安人家傳

羅府君墓表

游太孺人墓表

候選布政司經歷范君墓表

輯錄陶詩後序

卷第三 二十一首

張楊園先生文集書後

王少司馬奏議序

李宜人徐氏墓誌銘

小西廂山館文鈔

目錄

輯錄擊壤集後序

王節母傳

贈資政大夫敬庵王公家傳

致經堂記

范紫函遺稿序

恥論

辨姦論

才論

葉刺史像贊

范玉函舍人四十壽序

何龍臣太僕詩集序

馮福基傳

汪節母傳

輯錄白沙詩集後序

侯命錄書後

節母葉太蒸人李氏墓誌銘

周志甫哀辭

包孝肅像跋尾

小酉腴山館文鈔

目錄

卷第四 十首

四

太史公報任少卿書書後

馮魯川詩集序

誥封夫人秦母趙太夫人墓表

吳府君墓表

吳又桓哀辭

通蔽論上

通蔽論下

江忠烈行狀書後

胡文忠行狀書後

謝老僕傳

卷第五

二十首

張貞女傳

祭李希庵中丞文

祭嚴仙舫通政文

外祖母向孺人墓表

殤兒壙誌

周節婦傳

小酉腴山館文鈔

目錄

鐵笛山莊詩鈔序

贈道銜安徽候補同知直隸州知州定遠縣知縣

周君家傳

明太祖高皇帝畫像跋

鹽運使銜記名道湖南候補知府署澧州直隸州

知州黃岡吳君墓誌銘

封朝議大夫知府銜安徽候補同知邵陽周君墓

表

讀郭崇韜傳

讀元行欽傳

讀五代史宦者傳

讀前漢書術吏傳

張太常遺墨跋

剝復二卦說

坎離二卦說

江夏訓導黃靜菴先生傳

上左宮保書

小西廬山館文鈔

目錄

六

小酉峽山館文鈔卷一

沅陵 吳大廷

桐雲

○○上時政書

甲寅

求治之道。以培風俗爲本。風俗之正。以厲人心爲先。而語其要。則非廣求賢才不爲功。伏念軍興以來。

皇上宵旰憂勞。

命將出師。不惜捐萬萬帑金。爲民除害。

德洋恩普。宜若可以拱手而頌太平矣。乃連鎮踞賊。曠

日持久。尙未蕩平。而東南糜爛日甚。豈其智力果不及

小酉峽山館文鈔

卷一

一

賊耶。是皆未知其方也。昔宋臣歐陽修有云。醫者之於疾。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請以今日時勢論。今之爲賊者。誰歟。非皆吾之赤子歟。何昔日痾癢相關。而今則戈矛相向也。何昔日出租賦。供差徭。奉命惟謹。而今則破城池。劫倉庫。惟日不足也。其故在

承平日久。內外大小臣工。以緘默爲慎重。以姑息爲鎮

靜更有不肖州縣以貪暴濟其傾邪之欲以賄賂固其攘奪之謀卽有一二大吏洞知其蔽或亦莫可如何甚至力爲徇庇相習成風以致吏橫而民無所訴民怨而上不獲聞風俗敗壞人心思亂俾陰鷲險狠之徒得以煽惑愚氓揭竿而起此則今日之患之所自來也不然我

朝深仁厚澤垂二百年又無內寵權奸濁亂政柄民孰無良而顧甘心舍衽席之安冒鋒鏑之險哉臣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然則治其受患之處而與之更始奈何曰

小酉廬山館文鈔

卷一

二

以城池責州縣以州縣責督撫而已其責之之法奈何曰人之賢否不同其有能不能亦異應請嚴飭直省督撫自奉

旨日起各發天良凡通省州縣毋論已未補缺一體認真甄別其才具短絀無大劣蹟者酌量改教改佐貳佐雜至於奸巧貪橫爲民蠹者或痛繩以法或斥之使不復用務期法在必行以整吏治倘仍蹈瞻徇請託舊習一經覺察卽治督撫以欺罔之罪而其心地純正才力出衆之員則又必因才器使擇其缺之相當者任之就

令有參罰小過亦宜加

恩免究而勿使束縛其手足焉。夫用人而不當其才與不用同。用材而不當其地亦與不用同。凡偏僻未被兵之處可遣心地純正者問民疾苦。遇有凶荒水旱之災許便宜贍救。至於通衢要隘爲賊匪出沒必由之路。又必材堪濟變。肆應不窮。庶乎不至以地委賊矣。雖然猶慮爲風俗所牽而不知振作也。督撫平日宜仿照明臣王守仁用兵遺意。牌問各屬縣。縣中民壯有幾。同城未調營兵有幾。現在可備折衝者有幾。倉庫錢糧所存者有幾。富家大商可捐資出粟者有幾。一邑要隘必須防守者有幾。若何措辦。若何設施。許以權宜從事。州縣之遠者限兩月。近者限一月。飭令徧詢耆老。悉心籌畫。依限確實申報。以憑核奪。雖然猶慮其名存而實亡也。督撫復密派心腹暗行訪察。果非陽奉陰違。然後將州縣姓名及辦理全局。造具簡明清冊。遠省限四月。次遠限二月。近省限一月。依限據實入

奏交部備考。是一省之強弱虛實。督撫知之。天下之強

弱虛實

皇上知之。一旦有變。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戰勝廟堂之機。特在我。

皇上掌握中耳。然使賞不行。則人不知勸。罰不立。則人不知懲。是又在嚴定賞罰焉。夫賞罰者。以功罪爲權衡者也。卽如僧格林沁勝保琦善向榮督兵攻勦之處。附近州縣。旣已由督撫奏明密妥布置矣。許一面調遣營汛兵弁。協帶練勇。示賊以瑕。而防其所必竄之路。萬一逆匪拚死狂奔。兵勇與大軍互相截殺。果能一鼓掃平。則州縣不次超遷。督撫亦予優敘。如猝有賊警。不但州

小酉腴山館文鈔

卷一

四

縣託故遁逃。法在不宥。卽令以死從事。苟非相持已久。賊甫攻而城旋破。是州縣平日毫無才略。可知督撫平日毫無覺察。可知州縣但免議足矣。不準優卹。以爲不稱職業者戒。而督撫則交部嚴議。毋許一叅了事。是督撫之功罪。由州縣功罪而分。卽督撫之賞罰。由州縣賞罰而定。如此上下相維。可以革推諉之頹風。救徇隱之徼俗。其利一也。督撫體

皇上寬大之仁。以責州縣。州縣卽體督撫慈惠之意。以養子民。務使百姓愛若父母。不肯從賊。而又籌備有素。

訓練有方。必可殲已渙之人心。而作其尊親之氣。於以消未形之患。制方張之寇。無難矣。其利二也。城池既固。守禦既完。逆匪無所憑依。無所裹脅。然後擇一二知兵大臣。爲衆所推服者。簡選精銳。多至五千人。跟蹤牽掣。相激敵擊。並隨時號召豪傑。授以重秩。寬其禮數。而用其權奇趨捷之能。必可奮力殺賊。消弭禍變。其利三也。或曰。今之辦理團練。已不啻三令五申矣。非以城池責州縣哉。凡府州縣大守。城池國有常刑。該管督撫罔弗自請議處。非以州縣責督撫哉。不知自有堅壁清野之議。已屆二年。姑以直隸論。天津縣練勇爲最。他若饒陽。武清。通州。亦能聯絡聲威。官民一體。逆匪不敢玩視。此外殊不多見焉。推求其故。總緣限期未定。督撫優游於上。而朝廷未及深究。州縣玩愒於下。而督撫不復過問。一概委之大軍。無怪乎賊匪恣其竄逸。而勞師糜餉。卒少成功。此豈非有團練之名。而無團練之實哉。况府州縣失守。督撫僅予議處。而一實力奉行團練之員。雖邀恩賞。督撫不及焉。是予以薄罪。旣不足痛爲創懲。而吝夫重賞。復不足昭乎激勸。甚非上下相維救時之良策。

也。或又曰：圍練之法，未能整齊當矣。沒於王事，卹之所
以勸忠，何責之苛也。不知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使其力捍危城，如唐臣張巡之守睢陽，雖力盡被殺，而
郭李卒賴以成功，則將優卹之，以維人心而勵風俗。何
責之有。否則疲玩因循，不幸而禍起倉卒，求生不得不
死，不能致賊得長驅蹂躪，是其貽害身家者輕，而貽禍
國家者重。律諸春秋誅心之法，予以免議，已屬逾量之
仁。卹典云乎哉。如謂獨力難支，情有可憫，獨不思開國
之初，拉朽摧枯，孰有如我。

小酉峽山館文鈔

卷一

五

朝者哉。然而昌黎僻邑，始終獨能保全，亦可見獨力難
支。皆近日苟且僥倖之故智，非篤論也。抑臣猶有說焉。
凡收復城池，流民旋歸，如病者之氣虛已極矣。全賴良
有司加意撫綏，乳哺飲食，以培其氣。卽有紳富，但勸令
周濟，有無不許。奸民乘機侵佔，則潰散之人心，可以安。
而貪懦之風俗，可以變。責綦重也。倘州縣漫不經意，又
或乘控訴之時，逞魚肉之習，何以惠元元而安反側哉。

伏願

皇上嚴飭督撫，私行察究，痛懲一二，以儆其餘，則病根

已除而又何元氣之不可復哉。夫立法固貴因時而儲材必在平日。自古郵治之盛莫如堯舜。然考其用心亦惟曰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而已此可見圖政之逸而求賢之勞也。當今爲我

皇上子民者。州縣而已。而總其權者。則在督撫。未有督撫賢而州縣敢有不肖者也。計今直省督撫其果賢矣乎。則無庸改弦而更張之矣。其果未盡賢矣乎。不可不畱心延訪。預儲其才以有待也。內而軍機部院諸大臣。早邀

小酉廬山館文鈔

卷一

六

心簡而翰詹科道暨部司。或有一二材能出衆之員。爲我

皇上所未盡知者。密令各堂官慎重保舉。隨時

召見。諮以當世之務。如能應對稱

旨。或有言未盡意者。許退而條陳利弊。毋得瞻顧。則京官之有爲者。可得而周知之矣。外而藩臬道府。如有實心任事。准令條

奏時政。則其賢愚優劣。自難逃

聖明之洞鑒。并隨時暗行體訪。務期言行相副。則外官

之有爲者亦得而周知之矣。夫任官惟賢立政所急而
知人則哲古帝其難。今內外諸臣可以任督撫之寄者
旣知而用之則由督撫而司道而府廳州縣諒莫不洗
滌舊俗咸與維新。臣見吏治大有改觀而民情自然向
善爲良民者固不可逼令從賊。從賊者亦將化爲良民
矣。况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彼梟獍若洪楊輩人將爭噉其肉又安能逃於光天
化日之下哉。臣知識昏愚罔諳政體惟一片血誠與生
俱來竊願効芻蕘一得之愚敬獻高深不勝悚惶待命
之至。

小酉腴山館文鈔

卷一

七

此與左郎中書於時局見底洞垣其才足抗魯通父

昌綸注

上時政書暢所欲言有裨時事不少然總在聽之者
人存政舉也中閒加恩免究叅罰小過一節尤爲時
政所亟如浙藩徐樹翁卽如是也其他不及悉舉第
從中選拔是在識人

韓齋記

名臣奏疏非經生家言

弟鴻恩謹注

深得制治之本弭亂之源經世才也文亦不減大蘇

此文不但救時之論直可爲千古治世之道也
誠記
忠愛之性悲憫之懷暢所欲言皆流涕而道之也宗幹

小西腴山館文鈔

卷一



忠愛之性悲憫之懷暢所欲言皆流涕而道之也宗幹
此文不但救時之論直可爲千古治世之道也

○送張鵠臣少府試吏保定序

仕途之雜久矣。丞簿尹尉向皆以士人爲之。今則吏胥賈子亦得廁身其間。所謀者利祿而已。朝廷設官分職之意。知者尠焉。無惑虜仕途雜而吏治日壞也。癸丑春。余館陪都張學使署。與鵠臣交甚洽。每當酒酣耳熱。嘗讀所作程文四六。皆卓然可觀。意必獵魏科躋顯仕。乃今年之九月。鵠臣援例爲巡檢。將試吏保陽。余知鵠臣者。蓋不禁心焉惜之。而不知者或私相薄曰。今日宦場類皆習奔走。王語言鵠臣矩步規行。不合時宜。非能其官者。未見爲計之得也。夫以鵠臣之爲卑官。知者惜之。不知者薄焉。鵠臣非謀利祿者。而乃汲汲小就。若是。豈獨未之思也。抑有不得已於中者耶。雖然。余深察鵠臣之用心。余可無疑於鵠臣之所行矣。鵠臣早喪二親。存者獨祖母耳。科第遲早。自有定數。毋論得失。未可知。正使必得。而或遲之數年。或遲之十數年。余恐老人垂暮之春秋。必有不能釋然於懷者。且官分尊卑。其各有職守。則一鵠臣宅心樸厚。諳練事情。使果分防一邑。必當盡心簿領。以期仰副。

朝廷設官分職之意。則仕途之雜否。無庸過問。而居是官能稱是職。余將爲鵠臣。而又何惜與薄之足言。余持此意以叩鵠。鵠曰。子真知我者。余因其將行。書此以遺之。

義正而氣直

弟拯拜讀

忠臣孝子之言宗幹

小酉腴山館文鈔

卷一

十

○魏子亭閻山游草跋

龍二爲云。吾游西湖屢矣。不賦詩無以謝山水。必爲詩。又無如此習見習聞何。吾當俟吾性情之所至耳。余嘗深躋其言。及讀魏子亭明經閻山游草。益信二爲之言。不余欺也。憶癸丑夏。余嘗偕張振之學使登閻山觀音閣。相羊於石棚下。呼僧淪茗。低徊久。不忍去。顧與振之。皆未嘗有一言。以狀此山之勝。與吾兩人之所得。豈非以冠蓋喧囂。雖山靈亦不能使之靜耶。及讀子亭游草。而不禁爽然失也。以子亭所爲如此。而余並習見習聞。亦不可得。人才雖相越。不至如是。蓋性情有至有不至。如此。雖然。閻山名重東都。子亭才雄遼海。其性情相感。發宜也。乃近居鄉里。遭逢亦未嘗有所大不得意。而其詩若有悲從中來何哉。余讀子亭詩。亦不禁有念行邁之悠悠。愴然而涕下者矣。因綴數語。以遺子亭。不知子亭視余與二爲何如也。

序跋各體頓挫澹逸處極得歐陽子之神

昌綸注

語簡而神遠

嵩燾

意境絕高。妄加塗抹。處不知當否。幸還以教我。

振讀

○九梅村居士詩集序

乙卯

余性直量褊不叶於俗。獨遇友朋磊落能文詞者。則好之若性生焉。不可以強致也。往者客游長沙。遇同年友張君哲堂。以詩相切劘。迄余遊京師。嘗函所作寄哲堂。哲堂刻求一字一句之閒。不稍寬假。蓋其性情有深相感發者。未幾而哲堂死。余不獲與諸寢門。而南顧里閭。烽火燭天。兵車之所蹂躪。虺蜴之所竄伏。正恐其人既往。而其詩亦付諸冥冥之天。不復知其能存與否也。近寓遼東。得與九梅村居士交。居士性好山水。尤愛結納小酉峽山館文鈔

卷一

三

英流。其平日抑鬱沈晦之意。時於詩發之。嗚呼。何其人其境之類吾哲堂也哉。余既爲跋閩山遊草。題二律於擬選諸作後。茲復出九梅村全集。問序於余。夫以居士之詩之富。閒淡雋異。罔不可喜。都人士既知而慕之矣。奚以余言爲重輕。雖然。余旣不獲再見哲堂。又不獲裒輯其詩。每歛歔感。慨不能自禁。幸而得有類吾哲堂。又以余爲同心友。成就卓卓如居士者。顧可胸臆以終。重貽異日之戚乎哉。然則余言雖無足重輕。而竭吾力以爲之文。以揚居士之志。固性所樂爲也。居士姓魏氏。名燮。

均字子亨。鐵嶺歲貢生。世居其邑之西鄉。又別號九梅村居士云。

歛歛往復文境能自單微一綫出之以頓挫之筆醞釀已深爐丹將九轉矣。

杯讀

文筆深奧得力望溪甚深少鶴所謂醞釀之深可以

道著拜服拜服。

彝拜法

文境得歐公意情韻絕佳。

誠注

○舒烈婦傳 丙辰

烈婦字孟貞。姓徐氏。順天文安人。幼貞慧。年十五。溲浦舒公蘇橋。納爲側室。令讀孝經。女誠列女傳等書。輒通大義。道光二十年冬。舒公因事往池州。遇大風。溺於太子磯。僕從死者三人。烈婦聞變。自經。而舟人已馳。告公得救。故無恙。家人奔解其縛。乃甦。二十二年。番舶入江。勢兇甚。舒公時爲太平守。倉皇修戰備。解中人去幾盡。烈婦獨約同儕汪吳二箴室。結三纒梁上。誓城破同殉。謂公曰。公爲忠臣。妾等亦義。不受辱。以辱公。後卒無事。小酉峽山館文鈔 卷一 四

舒公旋以廬鳳道移山東。登萊青道。兵備咸豐四年春。疾篤。烈婦侍湯藥。晝夜不離左右。決志以死。從公。公偵其意。謂之曰。婦人七日不食。則死。策絕粒。便曰。丈夫視死如歸。婦人亦然。妾意決矣。無俟游移爲也。迨公易簣。爲飭後事。卽仰藥。移時氣絕。面色如生。蓋棺後。異香滿室。是年二月十一日也。年三十有八。踰二十日。而萊邑有翟王氏者。笄年新寡。感其義烈。卽吞宮粉以死。東人士以烈表孟貞。并類及翟王氏云。

贊曰。同郡舒伯魯。天才英雋。幼育於烈婦。恩若己出。伯

魯官農部時。余獲與過從。知烈婦事。觀察事甚詳。逾年伯魯不祿。又逾年烈婦卒。從觀察以死。傳曰。致命遂志。烈婦有焉。世之丈夫。平居以風節自勵。及猝臨禍。變能不移其守者。蓋寡。至於屢遭患害。而百折不回。抑更難矣。視烈婦。不有愧哉。同邑羅世職之女。適顧君復齋。咸豐三年。武昌陷。羅氏以其母及子屬復齋。而自率婦與女。從容赴水以死。其能盡孝與慈。而不辱其身。蓋亦有多者。余故爲附著之。

敘次簡當亦有精采

極讀

小酉腴山館文鈔

卷一

足以風世之文

誠記

五

節烈湮沒者不知凡幾。幸而表彰。石有時以泐。得壽世之文以傳之。可以不朽矣。宗幹

○○贈 盛京協領成全序

我

朝發祥長白混一字夏直省設督撫以察吏安民設提鎮以練兵禦侮天下形勝之區復設將軍率所部八旗滿蒙漢丁戶以控制要害而弭患於未萌提鎮容受節制於督撫獨旗務之屬將軍者督撫不與聞若吏及民屬督撫者將軍亦如之良以設官分職各有攸司所以一事權專責成意甚深遠也獨

盛京根本重地設將軍都統戶禮兵刑工五部京兆尹小酉廐山館文鈔卷一 六
承各一而唯將軍爲尊將軍雖專主兵而部下州縣大利大弊之涉旗民當興革者必首白將軍以入告我后遇大疑獄

天子或分命五部尹丞然往往總其成於將軍將軍不能獨理也又必擇兵戶刑三司之固山大能持大體不苛小節者分任之以條陳其可否而將軍自取裁焉固山大滿州舊稱卽所謂協領者也協領武職當知兵然非能周知民生利病無以匡弼將軍而盡厥職吾友成全元世隸瀋陽少以驍騎校司章奏卽周知民生利病

三遷至

盛京協領。君性和易。無崖岸。外誠樸。而內精明。吾知君之為是官也。將軍必重任君。君亦必能持大體。不苛小節。有以裨補將軍者。克稱厥職。然余猶有進者。方今四境蕭然。盜賊蠭起。以君之才。既為將軍。知他日

天子命君為將軍。或更畀以督撫之寄。其裨益必更有遠且大者。而此不足道也。於其行書。此為券。兼寓策勵之意焉。

全出昌黎門徑。文筆精雅。有斷制。

高素

小酉廬山館文鈔

卷一

七

暮退之神貌。俱似筆力健舉。殊罕見也。

拯讀

從送鄭尚書序來者。

拯又記

氣甚厚。味甚古。

誠記

○○先父行略

先父字金章諱兄弟三人先父其次也先大父相周公當晚歲生計甚窘而食指繁先父雖幼卽能服勞爲先大父所鍾愛比壯益慨然發憤供甘旨無少缺再逾年大父見背凡附身附槨者先父以一身肩其事又逾年大母卽世亦如之初大父捐館時不肖尙未生逮成童去大父歿已十餘年矣然每遇忌日猶及見先父清晨手提壺榼跪奠墓前淚潄潄雨下至今思之心忤忤也遇伯叔諸姑友愛甚次姑適江氏中年寡無子因夫小酉峽山館文鈔卷一

族遠將往依焉先父爲買舟給資臨別河干哭聲哽咽不能止不肖雖幼從旁竊觀心焉痛之不數年卒依先父以居歿後先父二年大廷喪葬無缺者皆承先志也先從父鳳章公獨友先父先父亦殊敬之鳳章公棄養朝夕設奠先父舉聲一號襄事者無閒親疎皆悲不自勝先母連舉五子悉不育生不肖時先父將五十矣爰彌甚然不廢勞乙巳歲不肖補郡學弟子員科列高等旋食餼先父甚喜然所以督責者益嚴後遂多病及戊申不肖領選拔先父雖及見之而病甚已不復知之歿

後七年不肖始舉京兆備員於朝則雖欲如爲選貢時
先父不及知之而猶及見之而亦不可得也嗚呼其可
痛也夫先父宅心樸誠持躬勤儉此不著著其孝友之
大者以爲後世子孫法云

樸屬真至於震川望溪已升堂入室矣

拯讀

小酉腴山館文鈔

卷一

九

○先母行略

先母姓鄧氏。女兄弟五。先母居三。少喪父。外祖母育之。幼嫻禮教。能得其歡心。比長。歸我先父。時家計窘甚。先父支持俯仰。舟車往來。僕僕不少。休。母習針黹。操井臼。以佐之。先父性嚴。外遇不平事。怒形於色。母和顏以解之。先父自壯至老。始嗇終豐。終其身無雀鼠嫌者。先母內助之力爲多。性尤孝。痛先外祖母之無子且憊也。自膏衣縮食。而以其所積歲時餽遺不少。輟。又以外祖母春秋高。嘗語先父曰。吾母脫不諱。置桐棺爲殮具。四妹任之。擇地及葬。君其無辭。父應曰。諾。及外祖母歿時。去母歿已四年。一如約。閱數年。有與外祖母鄰居者。語先父曰。君知若外始棺槨之所自來乎。是皆君鄧孺人歿時所早爲畱遺者也。嗚呼。非躬至孝之行。而能若是歟。先母連舉男子子五人。悉不育。最後生不肖。幼童昏不知檢束。年十四五。尙兀傲。母病垂危。哭語不肖曰。汝孤立。性宜忍。毋啟禍。言猶在耳。今忽忽已三十餘歲。人涉歷人世。每當顛頓。杌杌之交。追憶遺言。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然猶猶薄鷄科名。備員於朝。天其或者藉以昌

吾母純孝之報而究不知不肖之果能不貽憾於冥漠
否也嗚呼痛哉

捧讀二略語語從肺腑中流出其肫切處令人不忍

卒讀可與歐公瀧岡阡表並傳

弟鴻恩注

二略切實真樸無浮藻望溪文字如是如是

宗誠注

二略血性語不在多宗幹

○彭勉吾題跋舜卿小詩卷書後

此卷前列小詩爲余故友李舜卿孝廉所著後題跋并書乃同年彭勉吾筆也先是壬子歲舜卿勉吾及同年曉東偕寓京師徵歌選舞閒雕琢曼辭以自娛余時獲親見之比癸丑春余慕

陪都三年旋京舜卿已死曉東亦奉檄回里所晤對者僅勉吾一人離合悲歡之感不能不怛怛然動也丙辰秋勉吾復以教習報滿出都瀕行出所題跋舜卿小詩卷貽余余唯寥寥知好死者已矣存者天各一方而唯小酉峽山館文鈔卷一
五
留此卷懸之案右宛若此數君子者常接吾目前嗚呼其可寶也夫

○易間齋先生丙丁集詩序 丁巳

吾師間齋先生出所箸丙丁集四卷授余讀且命弁言於首讀卒業乃進言曰先生生平祈嚮非欲以詩鳴者今乃所得於詩獨多豈不以其時乎哉方先生官戶部郎中時主兩浙錢漕詰且趨公鈎繁核劇往往日昃始退詩古文辭雖嗜之而未暇究心也癸丑春奉

命隨和碩鄭親王赴津兌漕既事

天子稔其勞

特簡出守青州青州大郡屬縣十二任專責重視爲郎

小酉山館文鈔

卷一

三

之分贍治事相去遠甚吾意瘁其心力澄吏治察輿情而無旦夕之安固可信其必然無惑者豈若沉憂處晦之士沾沾焉以文字相娛悅云爾哉無何而因事左遷矣夫一官之升降烏足爲重輕獨其惓惓於知遇之故方藉手以圖報稱而乃中道屯邅有懷莫展識與不識尙感唱歎歎情不能已而况身丁其厄者歟故或登臨酬答酣嬉淋漓沉憂抑鬱之意一寓於詩嗚呼殆亦有發於不自遏者歟吾故曰先生非欲以詩鳴者乃今獨以詩鳴信乎時爲之也先生將哀所著出付剞劂余故

樂揭先生之志趨與其所歷之迹而爲世人正告之讀
是編也庶幾會其意於語言之外也夫

以時爲之爲經是作序置身最高處詩固可於言外

得之

昌綸注

小酉映山館文鈔

卷一

十四

○張太常家傳

余僻遠新進生也。咸豐初元遊京師。落落無所知名。癸丑春。應奉天府府丞振之張公聘。一見語合意。待爲上賓。每事必咨余而後行。人或以事白公。公以爲可。而余曰否。公不堅以爲可也。或公以爲否。而余曰可。公亦不堅以爲否也。以是情好日親。公年輩遠過余。而稱余必曰先生。余不時從友人飲。或薄暮未還。公策杖至書齋。探問日三四返。比余歸。則公應時至。必問曰先生今日樂否。座中客爲誰。如是者以爲常。蓋古之所謂知己者。固如此。而余特幸於公遇之也。今不幸而公死矣。此余所以心孤氣結。謂並吾世無復有知己如公者。是重可悲也。公諱鏞。字振之。南皮人。曾祖諱丕。生雲。南大理府趙州知州。諱遴。多遴。豸生廩。膳生諱餘。是爲公考。三世以公貴。累

小酉廬山館文鈔

卷一

三

贈通議大夫。公幼聰穎。善屬文。弱冠爲博士弟子。每督學使者。按部至。輒冠其轡。中嘉慶戊寅科舉人。道光甲午。用景山官學教習。敘勞。選西甯教諭。明年中乙未科。會試。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邑中捷南宮。入翰林。自公

始前此二百年無有也。旋升國子監司業司經局洗馬翰林院侍講侍讀充

日講官。尋遷太常寺少卿。咸豐二年改奉天府丞兼學政。兩充鄉試同考官。一爲湖南學政。皆稱得人。先是岳州某豪以賄舉孝義得

旌。諸生攻之多株累。公廉其情。詰守某守以律事不干已。對公怒斥曰。事關風化。學校不與聞。誰當與聞者。立排衆議。禡之毀。棹楔於門。士氣大伸。旋按試郴州。奸民以攻訐籍貫。勢匆匆。幾罷試矣。公一以鎮靜處之。卒無

小酉腹山館文鈔

卷一

三

事。其官太常寺也。適

廷議

宣宗配

郊大禮久未決。公曰

列聖配饗位。次右。穆尙虛。天其以此爲我

宣宗早設不祧之定位乎。及降

諭旨。果如公言。官奉天適當恭送

列聖尊謚冊寶赴盛京。公知

宜廟實錄不日告成。專疏請併二事爲一。以紓民力。其

言懇切疏未達而暫停之

命下矣。又奏按復州吏目某侵蝕書院經費。吏目巧黠。故大吏所徇庇者也。卒追其金還之。書院士類尤傾心焉。任滿覆。

命。仍授太常寺少卿。以休沐卒於里第。是爲咸豐五年十一月九日。年六十有四。娶劉淑人。無子。以弟之孫增黼爲嗣。公雖貴。自奉清儉。而內行瀉篤。事兩女兒甚有恩禮。官奉天。復出千金爲弟某贖其莊田之已售者。外。人鮮能知。余尤以此賢公也。增黼故從余遊。旣葬。公出其狀示余。余感公知爲撮其要者。俾列之家乘云。

西廡山館文鈔

卷一

七

論曰。公性愛士。門下士來見者。公接之一如家人父子。尤能知人。嘗與余私論並世人才。如尙書某總制兩江某部郎直軍機皆有重名。公逆策其必敗。後皆如公言。獨余也。辱知最深。乃洊厯中外。鬱鬱迄無一成。太史公云。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其卽謂此也歟。悲夫。

○與左季高郎中書

季高先生足下。九月望後會復一函。由賚摺人帶呈。不
卜達左右否。吾楚援黔之師。所向克捷。粵西平樂郡城。
亦經蔣江兩軍痛勦。恢復邊患。計可稍紓。而大湖以北。
自攻克彭澤。厚菴移師東下。望江諸州縣。迎風披靡。近
與紅單船會合。論者謂賊勢日衰。盪平不日矣。然以鄙
見揆之。竊恐其禍患未已也。歷觀史傳所載。未有客兵
孤軍深入。而能久成大功者。黔撫庸闇。素不知兵。粵西
則忽勇忽賊。溷淆而莫辨。就令我軍當無不破。而不肖

小西腴山館文鈔

卷一

亥

有司或藉以持民長短。自便其身圖。而大吏卒爲所蔽。
而不之省。民氣未復。民心日離。吾恐奏捷之章未至。而
所部潰敗。匿不以聞者。不知其九幾矣。吾鄉兵力易窮。
餉運難繼。而謂能與賊持久。使黔粵安。吾其成。有是理
乎。鄂省富庶。視黔粵爲優。詠芝中丞復與李楊兩君同
心戮力。故能丕著膚功。然李楊義旗。方銳意東指。而鶴
人一軍挫於霍山。倘賊衆我寡。不知李楊兩
軍將長驅直下。滅此而朝食乎。抑分兵反顧。
而自固其根本。又况皖北統戎擁兵索餉。和帥亦師

老鎮江彼此不相統攝誰肯與我一心共成大功乎此
尤其易明者也然則今日時勢將終不可救藥耶亦非
也其救之之法奈何用人宜明勢權宜一斯二者而已
今之大帥督撫誤

國殃民昭然衆人耳目者我

皇上宜赫然斯怒立正典刑而擇其威望卓著沉毅公
忠如曾侍郎與以

欽差大臣關防一時號稱豪傑如迪菴厚菴殿臣蔭渠
希菴濬川凱章諸人分隸麾下而假以便宜俾得一其
小酉映山館文鈔 卷一 无
號令明擇要隘分道進攻則責無旁貸諸軍有所稟承
賊不足慮矣而又慎簡有守有爲赤心爲

國如嚴仙舫張石琴鄭小珊可與駱胡兩中丞比並者
擢爲督撫察吏安民集團籌餉使乘勝諸軍不至回顧
以次懲貪污抑僥倖及裁勇善後諸事宜必能布置裕
如無難者又以時訪求山林隱逸英偉非常之士心地
之忠實才識之練達經濟之淵通得似先生數人參贊
帷幄時建碩謨而禱補其缺漏行見賊氛日促人才輩
興風俗駸駸日上而天下有不易亂爲治者吾不信也

然環顧當路。無有人能爲我

皇上痛陳之。而以身肩其安危者。是以我軍雖稍有起色。而私憂竊嘆。尙虞其禍患未已也。先生老成碩見。必有百倍於僕者。尙迪我以所不知。忝甚。臨穎神源。不盡欲言某白。

深謀遠慮。具見經畫之才。

宗誠讀

全局在胸。言必有中。文內心地之忠實。三句卽以遠

贈宗幹

小酉腴山館文鈔

卷一

三

○祭國子監典簿銜候選知縣韓研仙文

嗚呼先生爲邑儒宗大文焯焯內行鼎鼎充賦京國名重公卿甫教虎胄旋歌鹿鳴宜獵清華芥拾青紫司鐸義章乃逾半紀有司交章馳告

闕左謂宜治民

天子曰可遽賦歸來雙親老矣乘歡餘閒以教諸子時惟鍾守曰此人師虎谿主講蘇湖之遺未幾雙親先後辭世不言居憂毀瘁彌至一再起復猶猶噬人保衛鄉里損精耗神

丁酉鹿山館文鈔

卷一

三

天子嗟嘆特畀京銜士無智愚先生是瞻忽奉雙魚告余以疾意躋大年但進參朮孰知天道近亦難憑恂恂仁者偏恹百齡嗚呼先生唯以令終哀茲邑子誰警羣龔矧余薄德辱知獨深提我挈我納我赤心記昔辛亥來遊成均就我欵別迫我股諳曾幾何時訃音南來蕭蕭殯舍黜黜泉臺噫吁先生鬱志未舒末學標幟其孰宗余獅嶺之陽馬山之側哭不憑棺心懷以惻唯有紀述示世師資先生有知其鑒余悲嗚呼哀哉尙饗

神韻充然歐公及我

朝瀛海峯有之

誠妄

○石蘭泉墓誌銘

蘭泉諱大焜。姓石氏。世爲湖南沅陵人。曾祖暢。祖玉文。父光遠。縣學生。母蕭氏。君少孤。依伯父步青。以生家貧。苦學。嘗夜讀鄰家。失火。延燒甚衆。蘭泉聞。謹嘯甚急。讀如初。家人覺。竊怪焉。弗顧也。道光戊戌。以郡冠童子軍。踰年入縣學。朝邑雷公成樸。以翰林守辰。重君文行。謂取高科。如反掌。累赴鄉舉。不第。丙午。始以優貢生。連應順天鄉試。先已入選。比揭曉。主司摘其微瑕。三挑。謫錄。君旣久困。無所遇。乃以謫錄。議叙布政司經歷。分發直小西泮山館文鈔。卷一。隸君性和易。遇人無畦畛。自里居。踰齊魯。歷燕趙。所交公卿大夫。下逮窮巷寒賤之士。賢君者無異詞。然君故未嘗有所干請於人。或饋以重金。卻弗受。囊橐蕭然。泊如也。君尤精醫。活人無算。然不一責報。旣爲吏。日夕取牧民諸書。講明切究。思欲見諸躬行。未幾。以海運歿於白溝河。差次。又復未及設施。意者其命也夫。其命也夫。憶予與蘭泉居京師間。數日。未有不再三見者。丁巳冬。君出都時。余送之國門外。依依別去。逾年。互通書問。遺墨猶新。而君遽成隔世人。益重余以荒涼寂寞之感矣。

君生於嘉慶癸酉六月十五日。歿於咸豐戊午六月二十八日。得年四十有六。娶韓氏。生子二人。男啟銑。女一字士人。許顯鈞。繼娶徐氏。生女一。尚幼。徐故文安勝芳人。遂以君柩權厝於勝芳鎮之東原。九年。啟銑依余居。余誓謀歸君骨。猝未能也。乃涕泣而爲之誌。使啟銑他日鑿諸墓上。銘曰。

猗君毓德。渾穆以和。中實貞介。侃侃不阿。人比叔度。澄波千頃。胡遽逝。邇年復不永。豈其好惡。天與人殊。賢者厄窮。一至此歟。我表潛德。泐爲銘章。迪躬啟後。子孫其

小西廡山館文鈔

卷一

垂

昌

○彭勉吾傳

勉吾諱履成。新化彭氏。道光己酉科選拔貢生。咸豐甲寅充覺羅官學教習。期滿以知縣用。回籍候選。戊午月歿於從兄暄陽河南項城縣官舍。君少恂謹。見人訥訥不出口。及入京。困無所遇。乃一縱於詩酒。雖窘甚而好揮霍。徵詞選舞。往往積終歲之藏。不崇朝散盡。不惜也。然性真摯。與人交輒出肺腑相示。人亦樂暱就之。余於壬子秋始識君京邸。其時朝夕過從者。小東蘭泉舜卿及君四人而已。未幾君與余各以事出都。乙卯余再入京。舜卿小東或死或去。而唯君與蘭泉獨留。嗚呼。人生不過數知己。不幸散而不聚。亦已矣。幸而復聚。而忍有跬步之離乎。蘭泉以授徒居稍遠。間數日乃見。余嘗恨之。每晚餐畢。傍徨庭戶。意愴然不樂。獨君攜奴子提燈。時時過余縱談。至夜分不倦。余嘗謂秉履如君。得一邑必有以濟人。或猝遭禍變。當以節義顯。而孰知君之竟止於是耶。君詩宗老杜。書宗顏魯公。皆有法度。然此猶君緒餘也。九年蘭泉歿。其孤來京師。余已哭而銘之。君子幼不能以狀來乞銘。乃悲而爲之傳。

一片至性哀惻動人文到真切處自然滴水不漏而
其妙乃在筆墨之外鳳來

專叙交情語意眞摯似歸震川嵩燾

提燈過從數語震川拯讀

佳文只在一眞字眞卽誠也故曰脩辭立其誠以上

各篇同宗幹

小西腴山館文鈔

卷一

三

○讀張耳陳餘列傳

嗚呼。利之中人固如此。故方張耳陳餘居約時。兩人爲
刎頸交密矣。未幾蔽於利。各欲擠之死地。豈以秦坑儒
焚書。生其時者。不復沐先王之教澤。固宜然耶。然太史
公稱張耳陳餘。世所傳賢者。功雖未成。要非泯泯無聞
者比。卒之蔽於利。與傾邪小人無異。士之不聞聖人之
道者衆矣。或者材質更出張耳陳餘下。碌碌鮮有成就。
則夫始合終離。背義而趨利也。審矣。又何怪焉。

有激之言。文亦適宕。

昌綸

小酉腴山館文鈔

卷二

四

曲折雋峭

宗誠記

○讀孟嘗君列傳

王荆公謂孟嘗君雖鳴狗盜之雄。信不足以云得士。然太史公於食客三千。皆佚其名。獨載馮驩事甚備。豈以其失相之時。諸客亡且盡。驩獨左右營畫。卒復其位。且益封焉。視世之趨炎附勢者。何如哉。假令孟嘗君不養士。第以美田宅園池。自娛樂。生既無聞於時。而如馮驩者。貧且困。亦無所藉。稍稍表見於後世。况其上焉者乎。嗟夫。孟嘗君竭一邑之入。食客三千。而僅得一馮驩。則夫勢位富厚之齊。視寒賤。避而恐免者。獨何為哉。

小海關山館文集

卷二

五

荆公之論。屢此矣。獨不為苛論。所以感世者深也。

宗誠

記

昔者且相本無所藉。其見於世。是士深者乎。其所以美田宅園池。自娛樂。生既無聞於時。而如馮驩者。貧且困。亦無所藉。稍稍表見於後世。况其上焉者乎。嗟夫。孟嘗君竭一邑之入。食客三千。而僅得一馮驩。則夫勢位富厚之齊。視寒賤。避而恐免者。獨何為哉。

○○○讀平原君傳

吳子讀平原君傳至左右未有稱說勝未有所聞慨然曰自古人才之廢興繫於左右之一言其由來遠矣可勝道哉以毛遂之能視十九人如騏驥之於駑駘而平原君又好士卒以左右不爲先容儕於諸食客之列求與十九人比不可得假令毛遂不自薦平原君亦烏從知之而何有於盟楚然則左右之言其果可盡信焉否耶夫豈獨平原孟嘗春中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求士於夷門鼓刀博徒賣漿之家而聞見不蔽於左右小酉映山館文鈔

卷一

六

若信陵者庶幾近之然夷考侯生諸子近任俠非公輔才嗟夫士生其時而欲復搢三聘後車之休風也難矣而豈獨士之不幸也歟

數短篇此最佳史公傳贊大抵其神遠其氣逸其聲

嗚咽而悲愴也

極

節短韻長筆筆善折得遷史法矣

蘇注

奧拆

宗誠記

各篇參之太史寥寥數語中包羅無數文字在裏絃

外之音識者領之

宗幹

○書陳頌南王母陳孺人傳後

安溪陳孺人贈文林郎誠圃之女龍唐贈君王義質之妻而孝廉昫之母也初孺人爲孀時年甫踰二十既念舅姑在堂二孤幼不可死乃絕粒爲茗飲者二十餘年不饑不疾不羸卒以養以葬以教其子以至於成立享年五十有八陳頌南觀察爲作傳而援食氣而壽之言以徵信余意不然導引之法婦人鮮能知果知之亦養生者流烏有所謂貞節者哉如謂非導引七日不食則死不見文信國之被執乎嘗餓八日矣期必死而卒不死豈非以忠孝節義根於性情實於腸胃充滿乎四肢而非穀食之糟粕所得增損也耶然則不餓而死餓而不死有命焉而於孺人乎何疑抑吾觀婦人之不保其晚節者多矣推其故迫於饑寒者十之八九無他畏死之念誤之也使誠知陳孺人之絕粒逾二十年而卒以事以畜以承夫未竟之事女子中人之資猶將勉焉而况夙性貞淑者與余喜陳孺人之事雖創而有裨風化不淺故亟辨之爲來者勸

道勁

極讀

文極精深曲折而事近奇難傳信也

宗誠記

小酉峽山館文鈔

卷一

八

文極精深曲折而事近奇難傳信也

○○誥封奉直大夫內閣中書王君墓表

王君。璽人。丁父憂。將奔喪。乃述先德本末。而豫求余文。以列外碑發之。皆庸行宜徵信。乃爲文以歸之。謹按狀。封君字禹莊。諱某。世爲湖廣雲夢人。籍博士弟子員。擅文譽。年踰壯。抱盲左疾。遂絕意仕進。乃專壹爲詩。性孝友。母吳太宜人有老疾。君爲親治藥物。嘗達旦。季弟翰。客漢鎮。病瀕危。聞信。立延醫往。舟行大泣。夜風雨冥晦。波浪轟。舟人大駭。不顧也。卒。活其弟。載而歸。平生好義。師某死。以斂以葬。以贍其家。君皆獨任之。然躬行節。

小西腴山館文鈔

卷二

九

儉。璧人嘗自京奉狐裘。屏弗御。且手諭呵斥不少貸。嗚呼。俗之敝久矣。士大夫有震祿一時。而內行或未漬備。又自奉豪華。而於親舊之貧乏。漠然無所動於中。惜乎以君之天質。不得高位廣譽。以爲世矜式。然璧人欲顯揚其親。而詞無溢美。則君之修於身。而式於後。從可知已。是可傳也。子一。佩璋。卽璧人。咸豐壬子科舉人。官內閣中書。充本衙門撰文遇。

覃恩得請

晉封奉直大夫。妻余氏。君卒於咸豐九年三月。享年五

十有四。以十年四月葬於某鄉某廬。其世系誌銘具矣。
沅陵吳大廷表。

簡而道大似臨川。

拯

道勁是介甫本色。然閒亦寓道勁於淡遠之中。是文
蓋已參透此旨。

國藩

小酉腴山館文鈔

卷二

十

○○夏貞女傳

貞女姓夏氏。揚州人。父天喜。舊業優。京師有聲。咸豐八年。貞女年二十。時優人謝寶慶失耜。天喜以貞女字之。踰年六月某日。寶慶遭時疫。不日遽卒。家人匿不以聞。閱二日。貞女偵知之。卽仰藥死。天喜哀甚。舉其喪與寶慶合葬於城南之某原。事藉藉。士夫間僉曰。是宜旌。而當事者以出自優人爲疑。余悲焉。而爲之傳。

論曰。人生受命於天。無貴賤一也。余觀奇烈之士。出自卑微。甚者身爲盜賊。一旦爲國家樹功勳。捐軀命。褒忠

小西映山館文鈔

卷二

十一

之典。不聞以賤道也。而於貞女乎。何疑嗟乎。人莫貴乎能自立。世有生於士大夫詩禮之家。不幸而遭坎壈。固宜其從容就義。無難者。然求之千百人中。百不一二得焉。而貞女獨能成就如此。嗚呼。其尤不可及也夫。

論有遠勢。筆力亦矯健絕倫。

國藩

有關風教之文。讀之足以廉頑立懦。

雲鶴

潔淨曲折。文章高境。

宗記

○○夏峰孫高陽少師墓誌銘書後

曩讀望溪集。至孫高陽少師遺事。謂其規模氣象。與武侯相似。及讀孫夏峰所箸碑銘。直以武侯相況。且以其時讒謗沸騰。較武侯所處尤難。益慨然想見其爲人。然謂其才大而不能不露才。人以此多嫉之。故再起再黜。迄無成功。夫以少師精誠偉烈。揭日星行天壤間。不見容於小人何害。而有明三百年宗社。坐是亡不能存。則甚矣。休休有容者之難其人。而妨賢病國者之肉不可食。千古有同慨也。豈獨明季也哉。夫以少師學深養邃。小酉峽山館文鈔卷二

十一

見之於行。施之於事。萬不至若淺夫恃才者之自爲表異。然隱微有密之間。或偶不及檢。已固不自覺也。彼譖人者。遂潛闕於其際。而大恨羣擠扼之。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以中和位育之極功。而要自慎獨始。有以哉。有以哉。

精粹之文。但論人不難。自檢難。願與桐雲交做之。

弟佩

紳注

精粹二字允當。昌綸

至理通論文正。有知定當引爲益友。諸葛武侯云。靜

以成學、又云險躁則不能理性、想於此事、煞究心過、昔賢度量相越處、正無復多讀、竟令人三日神悚、雲鶴

神隨氣轉、跌宕彰讀之、可歌可泣、此天才也、震川

不是過矣、孫讀

文境似半山、宗誠注

寥寥數行、包括全史、君其有為言之也、結語性理

透宗、說經云乎哉、宗幹

小酉腴山館文鈔

卷二

○○○讀孫夏峰仇雪廬孝子傳

自來孝子之不忍死其親而依依以廬墓爲事者考之書傳衆矣吾獨異夫仇孝子者家亦貧其兩親歿皆九十餘孝子年亦六十且無子人生少至六七十者自常人處之懼歲月之不我與而皇皇以絕嗣爲憂亦似無悖於無後爲大之義然仇孝子孺慕終身方且廬墓三年不飲酒食肉御內設以垂暮溢先朝露使祖宗之血嗣及身而斬安知不貽兩親冥漠之恫耶卒之七十生子九十生孫九十三無疾而終在孝子初念萬萬不及小酉腴山館文鈔

卷二

齒

此而竟如此用此歎天殆假手孝子俾歷試諸艱而因得以綱維世教者也嗚呼孰無子臣弟友之責而或值分之所當盡輒痼于瞻顧多方以自爲解免聞孝子之風其亦可以自愧而自克矣哉孝子名雲慶字騰宇河南新安諸生劉參議兌以其雪夜居廬題其門曰雪廬故人稱爲雪廬孝子云

其聲大而遠有功世教之文天才也

採讀

此皆曾子固方望溪集中文字

字誠記

○○○書田敬仲完世家

太史公爲田齊世家首紀以下得國之由復於贊三致意焉其隱寄不足之慨深矣至君王后雖明智然不媒自通其父且羞之太史公獨著其死以爲終其身能以合從全齊而並引齊人之歌責王建之不能合從攻秦卒爲秦所并其義何哉余伏讀而深思之秦爲首功之國魯仲連以天下士甯蹈東海而死不肯帝秦况秦自滅六國裂井田墮封建焚書坑儒竟使聖人大經大法微言奧旨以垂教天下萬世者一旦澌滅無遺奕世後小酉腴山館文鈔卷二

五

聞有能措秦者猶將引而進之以洩天下萬世之公憤而王建乃中其客奸謀坐聽五國之亡而齊亦不免焉宜士君子深贖而痛絕之也夫陳涉一傭畊鄙人耳旋起旋滅然首發難以蹙秦者涉也太史公亦列爲世家則以王建之卒并於秦而太息於君王后之不可復作也固宜

余昔嘗謂楚懷王入秦不返秦并六國稱帝蕩棄三代禮法此天下萬世之公憤而史遷則引以爲一家之私憤於屈原魯仲連陳涉諸篇往往發露此文與

鄙
說若合符契而文於曲折中得雄直之氣亦爲集
中所罕見

壬戌十月國藩識

文中剛氣最難此頗雄勁所論亦殊得閒真長讀書
者拯讀

此文曲而有直體議論筆力可以廉頑立懦

宗誠記

小西腴山館文鈔

卷二

六

○易烈婦傳

余嘗歎士大夫負重名於時。一旦禍臨不測。率委曲求生。泯然無復羞惡之良者。比比也。獨豪傑有志之士。視鼎鑊爲衽席。毅然以身赴之。然綜其始終。尙多激於意氣。衡以聖人之中道。而猶有閒焉者。以余所聞易烈婦。何其審於處死也。烈婦。湖南龍陽縣人。贈公天成之女。茂才書紳之妹。孝廉佩紳之姊。嫁同邑彭日桃。日桃世業農。烈婦能共勞苦。意相得也。生子三人。咸豐四年五月十三日。粵匪陷龍陽。烈婦隨其夫日桃。與兄書紳。避難史家嘴。中途日桃失所在。是時佩紳客山中。聞變。挈舟往迎。謀避之。書紳已附舟矣。堅邀烈婦偕。不允。曰。而姊夫不知所之。將安往。吾甯待焉。佩紳不得已。乃挈其長子以行。十六日。賊益擾。而日桃卒不至。烈婦懼汚。遂攜幼子一女投水塘死。嗚呼。烈婦非輕於一死者。使日桃不失所在。或偶失而仍復合。當相率以避。可不死。而孰知日桃之終不可合也。悲夫。烈婦死後數日。賊旣退。撈而葬之。屍可辨。皆無損。生於道光辛巳年某月某日。齒居四。故曰四姑云。

吳子曰。吾友易笏山佩紳。負奇氣。立名義於時。今益折節。誦法程朱。蓋學道人也。涕泣爲余言。烈婦秉性篤謹。寡言笑。是固然。世未有佻薄忿戾之人。而能慷慨從容如此也。等死耳。如烈婦之死。可敬哉。可敬哉。

中段敘次似壯悔堂論贊似歸熙甫

鳴和注

○大父贈奉直大夫內閣中書加四級相周府君墓

表

大廷始生。去大父歿久矣。族故寒。無家乘傳。狀表誌可考。然猶幸幼侍吾父側。竊聞一二軼事。今稍稍能記憶。云大父諱某。字相周。兄弟八人。大父齒居七。美鬚髯。故人呼曰七髯云。世業賈。然雅慕儒術。嘗厚致束脩。命伯父玉章公從同邑石東臨先生遊。有年矣。而未竟其業。吾父毀齒。復命受學於石先生。然貧甚。遇令節。遣吾父奉八十錢爲贄。石先生揮之曰。而父頗識大義。人不幸。小酉腴山館文鈔 卷二 九

家中落而聰敏。但來學。安用此。幾爰者爲。惜乎以餽粥不繼。卒遷其業。而竟不獲俾吾父之終有成也。當是時。大父男子三人。女子五人。又慨外曾祖母之貧苦也。復迎之於家。而致奉養焉。嘗出賈。夜行藜藿間。燐火熒熒。隨人俯仰。大父獨無所怖。乃躡草坐。久之。燐滅。乃行。如是者以爲常。至與人交易。或見欺。率不疑。卽知之。亦不與較。夷然也。吾父約身勞力。至傭任。家計稍饒。而大父已不及待矣。每遇忌日。吾父晨起。提壺榼。跪奠墓前。淚溼溼雨下。有以也。夫大父不習青烏言。而善識形勢。爲

形家所讐服。今葬之邑城北鴨子尾。蓋生時所自定也。嗚呼。大廷之得聞於吾父者如此。其他懿行。可不述而知矣。咸豐五年。大廷官內閣中書遇。

孝靜康慈皇后升遐。覃恩。待請贈如其官。十年。皇上三旬聖壽。

覃恩。晉贈奉直大夫內閣中書加四級。嗚呼。爲善無不報。不可知者。遲速耳。於大父事益信。大廷深懼爲之後者。忘積累之所自也。乃流涕而誌其梗概。將請假歸。磨石而泐於阡。冀與從兄弟輩。共相警惕。以善承我先人。小酉腴山館文鈔。卷二。干。之遺澤焉。其生卒世系子姓。外碑具矣。可勿贅云。孫大廷謹述。

古名人之生。往往上世多厚德。隱行蓄久而後發。之於富貴子孫。不過顯揚於一時。發之於名臣名儒。文學之士。則顯揚且千古也。是皆由上世蓄德之淺深。而然而爲子孫者。又不可不善繼善述。思永先德。於千萬世也。

○○○談孺人傳

庚申

談孺人建昌黃國珍之繼室也。國珍卒，誓撫孤親屬，或利其嫁，不從，劫之去，輒自輿破其幕，躍入水中，立人不敢逼。然利其嫁者未嘗一日忘也。孺人詞其意，詣國珍墓，辭曰：「吾留此，難末了一身何足惜，如諸孤何？」計不如遠去，可已禍。乃於是夕倉皇檢家譜，納橐中，挈諸子，一日夜行百餘里，過九江，展轉黃梅、太湖，至蘄州大同鄉，結茅居焉。比諸子少長，督力作家，日起，至孫曾登科第者，相踵雲鶴，駕部郎，其雲孫也。今蘄州黃氏推巨族，自小酉腴山館文鈔

卷二

三

孺人始先是孺人踉蹌抵蘄州，甫僦居，俄有虎哮廬側，數日，孺人患之，泣曰：「黃氏血祀，豈其將斬耶？不然，未亡人犯百死，攜孤至此，汝其速徙，勿怖我兒。」虎聞言，若有會，遂巡帖耳去。

論曰：虎於百獸中最兇，狼孺人一婆婦，徒以存孤之志，皎烈日而凌秋，相能使虎懾其言，不敢逞假，使爲男子。

擁旄鉞奉

天子命守封疆，彼犬羊狗彘之輩，有竄伏草間求活已耳，其寄命方之古人奚媿哉！情乎其婦人也，可慨也夫。

傳就述畧以賅簡出之末段添數虛字寫生欲活法

本之史遷論贊尤見其大 昌繪

就所呈述畧字句一點竄位置一移易便神王乃爾

先人得此文不朽矣 鶴 感亦不朽 雲鶴頓首謹注

神理奕奕凝甫謂出史公不謬也 極

有所撰述畧出以賅簡是在能文者矣其實能文者

興到走筆不可自己也作者當掇筆時不知如何得

意耳 彝注

奇女子不但節行高而才亦不可及也文能敘述有

小酉腴山館文鈔

卷二

三

生氣激烈動人 宗誠記

○○○贈易笏山序

嗚呼。今世之慨然於人才難得者。我知之矣。其侈談經濟者。才氣自負。往往凌厲震蹕。視天下事無不可爲。或時與機值。亦嘗赫赫著功勳。不幸而偶蹉跌。或適遇非常駭愕之事。則氣沮神傷。嗒然若喪。較之木訥無能者。而有甚焉。其高語性命者。無程朱明體達用之學。而唯知矩步規行。拘守小節。至開物成務。凡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機。與夫治兵泄衆一切張弛緩急輕重之宜。概焉莫之深省。試以事百鈍並見。而天下遂紛紛以道學

小酉腴山館文鈔

卷二

三

爲詬病矣。嗟夫。道德事功。是果爲二事哉。道德事功之出於二。此天下事之所以不治。而人才之所由不可得也。且夫古之君子。內以自治其身心。而外以備天下國家之用。故方其處也。退然若不勝。及其得所藉手。或投之盤錯之地。或試之以金革百萬安危決於俄頃。生死介於須臾。而當之者。從容擘畫。恢恢乎有餘裕焉。無他。其素所講明者然也。後之人。分道德事功爲兩途。故其學不能以相兼。而其弊每因以互見。惜乎吾深有鑒於此。而力不足以副之也。吾友易笏山。遭時方棘。心焉憂

之思以一身矯其失而於是毅然有請纓之志。笏山之學與余同。交日益親。而其才氣則過余遠甚。故余於其行怒焉以悲。又不能不肫然以望也。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况並未至九十者乎。然則笏山亦交修焉。而唯日不足其可也。士之自待也重。則其責之也愈殷。而其副之也為尤難。繼自今。子將無駐足之日矣。嗚呼。其可不勉也夫。

千古學術真源亦千古人才定論有志之士皆當奉

為座右銘

雲鶴

小西泠山館文鈔

卷二

十四

噴薄而出。灝氣流轉。震川何以過之。擊節無已。

拯讀

義蘊正大。深厚惟曾子固能之。望溪可與頡頏。此文

其嗣音也。佩服無似。

宗誠記

激昂懇到。讀之足以感發志氣。增長友誼。

國藩

清雄峻潔。神似望溪。

沂識

○范月槎詩集序

余於丙辰始識范君鶴生於京師。未數數過從也。既而鶴生別去。通書問者再。余感焉。丁巳其從叔父月槎北上。鶴生復介書使造余。余乃識月槎。因月槎獲交黃岡吳君又桓。未幾鶴生來自武昌。四人居甚邇。遊讌未嘗不借有著述未嘗不日與商訂也。鶴生沈樸而純篤。月槎溫厚而和婉。又桓倜儻而明達。氣象各不同。要之根柢性情不苟於植志行身。則無或異焉。嗣後各以事遷居。雖旬日必再三見。然已不能如曩日遊從之密矣。戊午月槎以應秋試旋里。踰年又桓復出刺湖南。留京師者。獨吾與鶴生而已。非特遊從之密不能如曩時。卽求如旬日之再三見亦不可得。故余與鶴生或並轡入直。或相攜出遊。每念二君天各一方。未嘗不感極而繼之以涕也。今年庚申月槎來止都下。重話生平。恍如夢寐。一日出所作詩集屬余序。讀之溫厚和婉。肖其爲人。世之人知愛月槎者多矣。而孰知詩之可貴也。如是。余故擇其尤雅者。傳鶴生共訂之。惜乎又桓遠牧桂陽。不獲進而面質也。嗚呼。朋友聚散離合之感。其烏能以無慨。

乎哉

繚而曲如往而復讀之使人情動於中疊疊不能自

已雲鶴

其氣愈昌日進而不已此才曷量願益虛其心實其

腹以充之所未能而不能不重望於友朋也採讀

情深韻逸六一之遺宗誠記

小酉映山館文鈔

卷二

天



小酉映山館文鈔

卷二

天

天

天

天

○羅光詒光詒傳

羅舍人振雲之叔父光詒以庚申正月卒於里時官京師不及視含殮痛甚乃涕泣綜其生平而並追述其世父光詒之遺行屬余爲傳光詒字佩球號燕亭大學生世居吉安之湖塘家素貧兄弟三人仲光詒振雲之父也考克信老疾先意承志及失怙兩弟後先商楚獨君留奉母三十年盡孝得其歡心先是考以形家言欲遷祖祠路隅之節坊又欲闢塘一溉村田未果君至是家漸饒皆力成之又嘗捐租祖祠供祭費爲族中請

小酉峽山館文鈔

卷二

七

旌節孝者凡八而並教養其子弟之貧無依者邑人王霞九觀祭官楚舊有聲素重君嘗欲糾君立義倉備荒事未成而君遽卒君好學善屬文顧澹於進取而教振雲等獨嚴嘗與光誥飲振雲侍酒半指振雲曰家世忠厚吾兄弟且暮兢兢懼顛越貽先人羞爾其勉之每與師銜杯論文語次必及振雲或振雲入城應童試未嘗不挾與俱也子振霄太學生卒年四十有七王觀察來弔曰善人亡矣光詒字冕纓號黃閣友愛甚兩兄多善舉君力贊成之愛猶子與光詒同而待之特和與振雲

言恆至夜分不寐。性尤孝。年既壯。侍母側。依依若孺子。或出買一絲一粟。必以遺母。歿且十年。每歸自楚。輒撫膺曰。向有母遺。今何無也。因泣然泣下。卒年五十。子振雯。官大理寺丞。卒之後。仲兄光誥寄書振雲曰。我五十年。怡怡兄弟。一旦棄我。令人肝腸寸裂。且我兄弟體皆強。獨我弱。今強者先逝。弱者其堪久存耶。振雲每爲余誦此言。未嘗不欲歔流涕也。

論曰。昔蘇明允有言。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故曰兄弟之子猶子。蓋其天性然也。然以余所見聞。顯愚稚魯之輩。兄弟相守。終身視其子不異己子者。衆矣。或異財而至於析居。則雖恩意相維。然以律己子。卽士夫有不能強同者。何歟。迹疎而情漸隔。天性之愛。有所鬱遏而不得流也。今觀羅氏兄弟三人如一身。故光詒光詔之卒也。猶子振雲追述其伯叔父之遺教。令人悽惻不忍卒讀。雖曰天性。抑其迹親而情因之彌篤也。使人人做而行之。其於重倫紀而厚風俗。當何如。然吾未見世之能此者。數數然也。嗚呼。其可貴也夫。

敘次雅潔。悱惻動人。得合傳體。文其餘事。

雲鶴

○答胡宮保書

七月十九日。賁摺人來。伏承賜書。恭譖台履。拱福慶慰。慶慰。天下多故。全賴宮保數公支拄。而

君門萬里。主柄者。又眩瞶。不知地利賊勢。坐此嘉謨。祕計。闕不得施者多矣。成敗之機。聞不容髮。興言及此。能勿流涕。津門自六月來。警報疊至。人心洶洶。而

廟堂曲意。主和相諱。言戰致典。兵者茫無所措。遂有北塘之敗。然我兵逾賊數倍。尙可撐持。迨

嚴旨星夜撤師。沿海村毗。如失慈母。擗塞奔號。哭聲動

小酉腴山館文鈔

卷二

五

地不數日。復有退李綱以謝金人之舉。而官京師者。震駭喪魄。遂紛紛思去矣。冠履倒置。此何如時。而忍使一人孤立於上。每讀宋史。自北狩以迄南渡。未嘗不撫膺悼歎。而不料將於吾身親見之。可痛也。前此兵敗時。聞醜夷得我潰卒。有創者。爲敷藥。愈而遣之。又聞夷人駐津。每街巷各設鬼兵一。持鎗扼守。縱商民出入不禁。而彼衆有滋擾者。擊無赦。嗟夫。民愚何知。期適已意而已。使久久如此。忠義之心。誰爲固結。天下事尙堪問耶。且久遠者。卽不必知。而以禍機伏於眉睫。至不堪措意。尤

可悲也。某雖鄙拙，物誠道理，急則去之，義誠不忍。或託天幸，夷務稍定，當拂衣徑歸，庶幾免素餐之譏。以毋違明哲之戒。然每屆京察年，官京師有缺者，例不得請假。性又愚，不願多方遷就，奪其素守。若大字街，進不能少，有發舒，退又不能孤行一意，四顧徬徨，駐足無所。此真酷耳。雖然，素位而行，聖賢所重，某不佞，願守此終身矣。其他則又何云。云云不已，無益於事，徒滋詬耳。幸秘之，不足爲外人道也。某再拜。

真摯無一客氣語，驛其間。

拯讀

小酉峽山館文鈔

卷二

辛

○○徐安人家傳

安人字叔貞。姓徐氏。世居文安勝芳鎮。沅陵石大焜之繼室。而余所傳舒烈婦者。其長姊也。母氏趙。性故嚴。安人幼柔婉。事之盡歡。咸豐元年。大焜喪耦。三年。贅安人家。生女一。敬愛無間。八年。暎夷闖入天津。大焜時以藩經留津兌漕。安人慮有變。卽自縊。得救不死。踰月。聞其夫病卒。白溝河差次。乃益慟。欲死者屢矣。家人防守嚴。且責以宜撫孤。乃不復言歎。其夫前妻子孤無依。九年。奔赴安人所。跪請教。泣曰。夫歿從子。他何言。撫愛之過於所生。未幾以憂鬱卒。是爲十年閏三月二十五日。年二十九。

小酉廬山館文鈔

卷二

三

論曰。吾友蘭泉。數數爲余道安人性貞靜。異常女子。蘭泉死。其孤啟銑。依余居。詢之良然。自余避地寓安人母家。其兄如樹。復稱其自失所天。益屏鉛華。終日枯坐。特室嗚呼。以安人之賢。視其姊瞑目。一決奚難者。然昔人稱疾節易。撫孤難。安人意殆不忍爲其易。而竟厄於命。不及見其子之成也。悲夫。

謹嚴之中。恢恢有餘地。由力勝法故也。雲鶴

簡淨 極

小酉腴山館文鈔

卷二

三

○羅府君墓表

余友羅孝廉亨奎。靜雅淳諒。皦然不欺其志人也。咸豐庚申秋。謁選得四川隆昌令。將歸里。改葬其府君於大賢墩。而乞余表其墓。按狀。君諱旦。字實初。號良甫。先世漢大農令。珠治灌城。啟豫章溝。遂家焉。後由奉新徙武甯。遂爲武甯人。至元思恭。始遷洋井。明天順時。程舉奇節。令湘鄉有賢聲。君十二世祖也。考妣氏。以君爲伯父。後君讀書有特識。善屬文。年二十。宜進取矣。顧以本生父獨持同堂。家政愀然。遂棄舉業。襄治生產。

小西廬山館文鈔

卷二

三

平生布衣敝裘。自奉甚約。然勇於爲義。凡善舉。無間邑中族中。皆力成之。如饑渴之於飲食焉。辛亥。奎舉於鄉。兪謂此厚德之報。君獨戒奎曰。汝讀書。當志其遠且大。善以二第自樂。甚鄙夫耳。君通歧黃。及形家言。人有求難不應者。先善其事。熟精史書。閒與奎語古今治亂興衰。參中窾節。慨集益喜。讀宋儒性理書。講求性命之學。乙卯。舉選。歸縣城。奎與陳君寶箴。將西謁羅忠節公。請按瀕行。君感之曰。請葛武侯一生謹慎。汝慎勿輕舉動。貽老人憂。諭且而君病。奎旋不數月。而君竟死。時咸豐

丙辰九月十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五。配汪氏。生子四人。炳燁。與。四。卽奎也。女三人。孫十一人。孫女七人。君薨留時。執奎手。第諭以讀書立品擇交。無一語及家事。嗟夫。自古跌宕跡弛之士。有無所藉而能成名者矣。若律已行身。粹然欲出於儒先之正。未有不端始於家範者。觀亨奎之能。不自欺其志。而益思其遺教之賢。信乎貽謀之不可不善也。有如是夫。

叙次雅。結處跌蕩有神。正而不腐。直得文家三昧。

雲鶴

游太孺人墓表

吾友石君光銳。與余同里。又同居京師。相善也。痛其母勤苦終身。而不獲安享一日之養。以歿。泣求余文。其隧道之碑。按狀。太孺人游氏。先世福建人。曾祖諱金輅。官臺灣鎮總兵。陣亡。子某。襲雲騎尉。宦辰。遂爲沅陵人。太孺人之祖也。父伯龍。母王氏。年二十。嫁同邑石君懋亭。翁姑稔其賢。命總家政。內外帖然。未幾。翁姑相繼歿。家道日替。懋亭不治家人生產。太孺人獨理內外。諸艱備嘗。抑鬱成疾。長子光鐸。又抱冒管。以是太孺人望光銳。獨殷。初。令從仲兄春臣學。夜則分紡績。餘光親督課之。讀畢。必教誡數語。始掖令睡去。以光銳多謹。愛憐甚。然偶出戶庭。則又嚴斥不少貸。旣而光銳從族伯父遠軒公遊。東脩未具。而所以求當其意者。綦至。或同學偶至其家。必典質留治饌。曰。是吾兒所常取益者。不可褻也。光銳以廩生中丁巳。湖南補行壬子乙卯科鄉試。第三名舉人。已未。考取景山官學教習。距太孺人歿之二十六年。乃得官。嗚呼。其亦足哀矣。光銳又曰。吾母之苦。得述者如是。又有百倍於是。爲不肖所不忍言者。余方詰

問其詳。則已痛哭失聲。不能卒語。余聞之愴然曰。異哉。吾子之痛其母。何竟有似於余也。憶吾母喪。吾父治生。幸不至如太孺人之窘甚。然所遭骨肉之間。其毒癘至。歟。不肖所不忍言。又有太孺人所未嘗經歷者。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余覽君狀。聞君言。盡然不自知其涕之何從也。惟德與名。是爲顯揚。繼自今。願君勉之而已。悲夫。太孺人生於乾隆癸巳八月二十六日。歿於道光壬辰五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一。葬於一里橋佛殿嘴之陽。男子二人。光鐸。光銳。小酉廬山館文鈔卷二

美

女子三人。適胡適。周適。萬孫男四人。大濂。大澄。皆鐸出。大源。府廩生。大涵。女孫三人。皆銳出。咸豐十年冬。吳大廷表。

後幅若有千言萬語。仍無一字道破。空中著筆。絃外

有聲。是文之足以泣鬼神者。

雲鶴

情生文耶。文生情耶。至性感人之文也。

宗誠記

○候選布政司經歷范君墓表

余嘗讀歐陽文忠王荊公文集。至連征兩處士墓表。未嘗不嘆今世忠厚長者。如連征兩處士。當不乏人。而傳者絕少。豈古今人果不相及耶。抑立言者之不可必得耶。將世不乏立言者。而信今傳後。非曠世固不獲一見耶。何有幸有不幸也。余所聞武昌碧嶺范君。里之人莫不曰此厚德士也。君諱開椿。字步青。幼孤力學。屢擯於有司。遂援例以布政司經歷待選。念母周安人苦節。不忍一日離家。居侍養。孝聲著聞。周安人以高年考終。君時亦五十有九矣。遂絕意仕進。而嗜善如饑渴。尤有雅量。人有以緩急告者。不問有無。未嘗偶拂其意。或歲凶。個人貧者貸之。甚者蠲其半以贍之。家南舊蓄塘。一歲收巨貲。漸爲人侵佔。而所居室。亦爲西隣據其牆。君悉置不問。嘗獨坐夜甫半。有踰垣而入者。君微睨良久。呼之曰。前爾非某氏子耶。胡至此。此非爾所爲也。吾與爾錢。其速去。勉爲賢民。其人感着。竟改行。以溫飽終。而君終其身。卒未嘗言其姓名。誰何也。嗚呼。以君之行。方之連征兩處士。古今人同不同。果何如耶。惜乎。余無文。不

能上迫歐王。以傳君於久遠也。然余考兩處士皆有子。以文學起家。位至通顯。而君之子凌書。凌奎。皆國子生。志熙道光。已酉科副榜。國子監助教。家聲方興未艾。又見天道報施善人。先後若合符節。在君自有能不朽者。而文之傳不傳。又不足道也。咸豐庚申十二月。沅陵吳大廷表。

叙次簡潔。章法渾成。其用筆紆徐婉轉。深得六一神髓。鳴詠注

亦似臨川。極讀

小西廂山館文鈔 卷二

三

此文又似歸震川。侯朝宗用意佳也。傳矣。彙

○輯錄陶詩後序

右輯錄陶靖節先生詩凡若干首爲一卷嗚呼公之人品如鳳凰翔於千仞有高世遐舉之概其詩如布帛菽粟如太羹元酒後世識與不識皆知而貴之矣余獨有感於古今和陶諸家面目雖同而神情迥異豈公之才果不可及耶蓋由其心清虛澹泊於人世得喪毀譽成虧之故漠然無動於中故其形之於聲如化工造物無意求工而刻意求工者自莫能及後之人不務心陶公之心而徒摹擬其詞是自汨其源而欲其流之渾然也

小酉峽山館文鈔

卷二

五

得乎吾之輯錄此也非敢謂步趨陶公意欲讀其詩如見其心或者擺脫塵俗於達人安命之旨其亦不無少補也夫

論詩獨得本原世俗詩人無此卓識

宗誠記

不心古賢人之心而徒摹其文詞者皆似陶非陶之類也人如其文斯文如其人知此者可與讀 桐雲

之文

宗幹

津古	册数	3
	定价	3.00

